

## 台湾花莲县议案 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十二月三十日, 台湾花莲县议会通过提案, 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, 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“依法治国”政策, 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。这是继高雄、台中与云林之后, 台湾第四个通过声援控告江泽民提案的议会。

提案议员施金树表示, 这个提案符合世界潮流, 呼吁各界人士一起站出来, 共同捍卫人权。提案获得庄枝财、黄振富、郑乾龙、刘晓玫等议员联署, 于花莲县第十八届第七次临时会议提案, 获得朝野各党派议员支持, 无异议照案通过, 意义重大。

提案说明写道, 中共前头目江泽民专擅滥权, 在 1999 年 6 月亲自建立一法外机构“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”, 及其执行机构“610 办公室”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领导中心, 并自 7 月 20 日起, 于中国大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展开灭绝性迫害运动, 造成数以百万计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押、虐杀、酷刑, 甚至被活摘器官, 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发



布各项人权报告可证。该迫害长达 16 年至今未歇。

联署议员庄枝财表示: “江泽民对我们法轮功学员、对人权的迫害, 以及活摘器官这种罪行, (我们) 除了严重抗议以外, 也必须追究责任, 也让我们真相大白, 这样才能还给我们法轮功学员一个公道。”

目前, 已有二十万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, 挺身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控告江泽民, 全球也有超过一百万的正义之士

刑事举报江泽民, 希望中国政府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, 共同制止这场非法的迫害。

台湾人民拥有自由, 到处可见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, 但中国大陆民众却连炼功的基本自由都没有。

一个月内, 高雄、台中、云林、花莲, 台湾四个地方议会都相继通过提案, 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。在中国大陆民心思变、迫害元凶遭追究之际, 台湾的正义支持为中国大陆人权带来新年的祝福。◇

##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

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, 是 1992 年 5 月 13 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, 以宇宙特性“真、善、忍”为修炼原则, 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。

● **教人向善** 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, 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。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仰, 使人变得真诚、善良与宽容。法轮功不收分文, 义务教功; 学炼者来去自由, 不记名册。

● **使人健康** 法轮功具有祛病健身的奇效。1998 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、武汉、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, 对近 3.5 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 5 次医学调查。调查表明: 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 98%。

● **福益社会** 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, 努力提升道德水准。1998 年下半年, 前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, 得出“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”

的结论, 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。

● **法轮大法弘传世界**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, 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, 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。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、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3000 项。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, 却在中國大陸一地受到残酷迫害。◇

# 大庆市人民医院护士刘莹自述遭迫害经历

【明慧网】大庆市人民医院护士刘莹，四十六岁。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重病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她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做人，工作中、生活中从不与人计较，兢兢业业，得到领导、患者的一致认可和好评。

一九九九年，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。刘莹坚持信仰，长期遭监控、骚扰，多次被抄家，三次被绑架、关押，受尽各种酷刑，被迫离婚，孩子自小在恐惧中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，至今不敢和母亲接触。

以下是刘莹自述遭迫害经历：在所有的迫害中，以大庆国保大队和伊春洗脑班对我的迫害最为严重。

## 一、地狱般的刑讯室

二零零七年八月的一天上午，我正在工作，被单位同事骗出工作区，在一个僻静之处，我被几个从车上下来的不明身份的人突然绑架。后来得知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。在公安局国保大队地下刑讯室对我非法审讯。

地下刑讯室没有窗户，阴森恐怖，我被施以酷刑，强迫锁在铁椅子里不能动弹。到中午时分，一个警察突然拖下皮鞋，用鞋底子对着我头部一阵毒打，一边狠打，一边叫嚣：“叫你做好人！叫你做好人！”一直打累才停止。我的头部被打的变形，疼痛难忍，几乎晕死过去；晚上，三男一女突然从外边闯进来，象凶神恶煞般的揪住我头发往后一仰，用蘸满芥末油的大口罩捂住口、鼻，芥末油辛辣的刺激味，呛的我一阵呛咳，鼻涕、眼泪直流，警察们反复往口罩上倒芥末油，反复捂口、鼻，看没有作用，就又半夜出去买日本进口的芥末油，换了一个二十毫升粗的大针管子，抽了一大管子芥末油，直接对着我的鼻孔使劲的往里推灌，立刻我的整个胸腔灼痛难忍，痛彻肺腑，感到心、肺抽搐着，象疯了一样，眼睛睁不开了，整个人就要崩溃了，感到生不如死，那种痛苦的感觉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。我强忍着痛苦，不让自己崩溃，我的意识几近失常，我昏迷过去了，警察们用凉水往身上、头上浇，醒来之后再灌，灌完芥末油再灌水，

就这样反复折磨着，我多次昏迷，多次被用凉水浇醒，醒来之后被烟头熏，一警察边灌边说：“姜湃你认识吗？我们给她在铁椅子上通上电，就这么灌死的。”姜湃是一个三十岁未婚的女大学生，在此前一个月被他们折磨致死。

警察还威胁我说“看今天晚上给你灌辣根。”两天一宿的折磨迫害。到了晚上伤痕累累的我被非法送到大庆市拘留所非法关押。在拘留所里我胸痛咳嗽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了饭，起不了床，吃啥吐啥。警察把我拉到医院体检，我已经奄奄一息，由于怕担责任，警察第八天才同意让我丈夫把我背回家。

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，单位配合大庆公安局、“610”给我丈夫施压妄图迫害我；迫使我离开家，流落在外，有家不能归，这种长期的迫害，使丈夫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，逼迫我离婚，使家庭出现危机。在此期间单位停发了我的全部工资。二零零九年，丈夫承受不了精神压力，配合迫害，在法院找人强迫和我离了婚。

## 二、伊春洗脑班的罪恶

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我在外地绥化市母亲家又被大庆市开发区政法委、“610”、我所在单位，勾结当地不法人员将我绑架，我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。所谓的洗脑班，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放弃信仰私设的黑监狱，这里比监狱、劳教所更为邪恶，更黑，更狠，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，把谁定为重点想抓谁就抓谁，洗脑班的人员多数是雇佣来的打手。除打手外，洗脑班还要求单位出钱（两万不等）、出人做包夹，如果单位不出人，就要求单位花钱雇洗脑班的人做包夹，利用惨无人道的手段，迫害大法弟子。

大法弟子被绑架到那里之后，每人一个房间，由一个陪教陪着，形影不离，就连上厕所都要跟着，而且陪教要随时向那里的所谓负责人汇报情况。大法弟子被隔离着，所在房间房门紧闭，不准去别的房间。白天，除了陪教外，还有所谓的帮教人员在放诬陷法轮功师父和大法的碟片，大

法弟子被逼着看他们肆意诽谤和污蔑大法的录像，还有所谓帮教人员诱导。到休息时间，电视、碟机一停，他们就赶紧过来，伪善的找法轮功学员所谓“谈话”，其实就是在变换着手法洗脑强制转化。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逼迫法轮功学员看污蔑师父的录像，放弃信仰。

在那个充满邪恶的环境里，如果哪个法轮功学员不听从她们的指令、或炼功，他们就会谩骂，威胁恐吓，动手打人，施以暴力。在那里我遭受了罚站，罚蹲，轮番打骂，拳打脚踢，扇耳光，野蛮灌食、侮辱人格、铐铐、熬鹰昼夜不让睡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。

以上是我在洗脑班被迫害的亲身经历。这些迫害给我造成了巨大伤害；常年担惊受怕，没有安全感，即使到外地亲属家也多次受到骚扰。在身体上我至今还没有恢复正常。如经常咳嗽、胸痛，吃饭经常呛咳、不能正常吃饭，没有饿的感觉，吃不下饭；腰摔伤后一直没有恢复好，不能坐时间长，额头上的巴痕还在，手指尖经常麻木。

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丈夫在市政府机关工作，儿子优秀聪明好学。可是因为数次被迫害，我的丈夫、儿子承受不了惊吓，离我而去。丈夫在受不了常年的骚扰和压力的情况下，向法院起诉离婚，使我失去丈夫、儿子、房子，无家可归。我第一次被绑架时，孩子才五岁，单位人和幼儿园老师为了配合邪恶把孩子送到派出所，孩子幼小心灵受到打击，从此后，天真可爱的孩子不爱说话了。二零零七年我被绑架时，警察野蛮抄家，孩子再次受到惊吓，在心灵上又一次受到打击。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阴影，从此孩子一直在惊恐中度日，不敢和我接近。（有删节）

